

逝

去的

武林

民国武林宗师传奇

李仲轩 口述 徐皓峰 整理

南海出版公司



SEU 2642648

2642648

G852.14

2/-2

逝去的武林



民国武林宗师传奇

李仲轩 口述 徐皓峰 整理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逝去的武林/李仲轩口述;徐皓峰整理.-2版.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1.1
ISBN 978-7-5442-5017-7

I. ①逝… II. ①李… ②徐… III. ①形意拳-体育
运动史-中国 IV. ①G852.1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27271号

逝去的武林

李仲轩 口述
徐皓峰 整理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 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570206
出 品 北京读书人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www.readers.com.cn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 (010) 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策 划 邓景异
责任编辑 林妮娜
特邀编辑 张 轶
装帧设计 古涧文化
内文制作 北京文辉伟业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188千
版 次 2009年2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2版
印 次 2011年1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5017-7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代序

李老仲轩少年时由形意拳家河北唐维禄先生启蒙并推荐到北京其师兄尚云祥先生门下为徒。少年仲轩缘遇明师，壮志诚诚，艰辛历练，开花结果，终归正途，然尊师训不收门徒，几十年来远离武林，潜心修行，毕竟是土不没金，瑕不掩瑜，晚年的李老终于敞开心扉，将他的一生所学以讲故事、聊天的形式向大家娓娓道来。

大家从李老通俗朴实的言语中感受到了他那个时代浓郁的武风和艰苦、纯洁、快乐的生活，感受到先贤们严谨的治学态度及高超的武学造诣，感受到李老尊师重道的赤子之心及高尚的武德修养，其中最重要的是李老将一生研修的尚派形意拳的许多细节和真谛毫不保留地奉献给了后学们，个中滋味请大家细细咀嚼品尝。

我相信李老此书的出版一定会对尚派形意拳的弘扬和发展产生巨大作用，其积极意义和深远影响毋庸置疑！同时，借此书出版之机，再次向已经离我们而去的李仲轩前辈致以深深的敬意！

尚派形意拳后学：韩瑜

（尚云祥弟子韩伯言先生传人）

2006.9.28序于岱下

李老文章的面世，是由《武魂》杂志常学刚先生
首次编辑发表，并提议开设系列文章，特此鸣谢！

目 录

代序····· 1

李仲轩自传

荣辱悲欢事勿追····· 3

唐门忆旧

丈夫立身当如此····· 23

乃知兵者是凶器····· 31

五台雨雪恨难消····· 37

总为从前作诗苦····· 48

别来几春未还家····· 60

尚门忆旧

入门且一笑····· 69

师是平淡人····· 76

把臂话山河····· 84

使我自惊惕····· 90

功成无所用····· 96

这般清滋味····· 102

曹溪一句亡····· 107

雕虫丧天真····· 113

杀人如剪草····· 117





大道如青天·····	128
长剑挂空壁·····	132
我与日月同·····	140
掩泪悲千古·····	150
薛门忆旧	
世人闻此皆掉头·····	159
心亦不能为之哀·····	169
处事若大梦·····	179
困时动懒腰·····	186
欲济苍生忧太晚·····	193
薛师楼下花满园 今日竟无一枝在·····	202
遂将三五少年辈 登高远望形神开·····	211
一生傲岸苦不谐·····	216
万言不值一杯水·····	226
仰天大笑听秽语 我辈岂是草木人·····	236
君不见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	246
附一《岳武穆九要》·····	253
附二《内功四经》·····	259
编者的话·····	265



李仲轩自传

荣辱悲欢事勿追

李仲轩（1915~2004），天津宁河县人，形意拳大师唐维禄、尚云祥、薛颠弟子，因生于文化世家，青年时代武林名号为“二先生”，34岁退隐，遵守向尚云祥立下的誓言，一生未收徒弟，晚年于《武魂》杂志发表系列文章，在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

荣辱悲欢事勿追

我的父系在明朝时迁到宁河西关，初祖叫李荣，当时宁河还没有建县。旧时以“堂”来称呼人家，我家是“务本堂”，民间说宁河几大户的俏皮话是“酸谈、臭杜、腥于、嘎子廉，外带常不要脸和老实李”，我家就是“老实李”。

我母亲的太爷是王锡鹏，官居总兵，于鸦片战争时期阵亡，浙江定海有纪念他的“三忠堂”。王照（王小航）是我姥爷的弟弟，我叫他“二姥爷”，官居三品，他后来发明了“官话合音字母”（汉语拼音的前身），据说某些地区的海外华人仍在使用。

清末时，天津的教官（市教育局局长）叫李作（字云章）是我家大爷，我父亲叫李逊之，考上天津法政学堂后，自己剪了辫子，被认为是革命党，李作保不住他，因而肄业。他有大学生架子，高不成低不就，整日喝酒，他的朋友说他中了“酒劫”，他的诗文好，但没能成就。

唐维祿是宁河的大武师，他的师傅是李存义^①，绰



李仲轩与母王若南、
兄李捷轩



1974年在李捷轩家的全家福



李仲轩与母王若南



李仲轩与家人

号“单刀李”。刀刃叫天，刀背叫地，刀锷叫君，刀把叫亲，因为刀是张扬的形状，所以刀鞘叫师，取接受老师管束之意，刀头三寸的地方才叫刀，人使刀一般用天、地，大劈大砍，而李存义的刀法用刀尖。

唐师是个农民，早年练燕青拳，到天津找李存义拜师，李存义不收，唐维禄就说：“那我给您打长工吧。”就留在国术馆做了杂役，待了八九年，结果李存义发现正式学员没练出来他却练出来了，就将唐维禄列为弟子，说：“我的东西你有了，不用再跟着我，可以活你自己去了。”

我仰慕唐师，就把家里的老鼻烟壶、玉碟找出一包，给了他的大弟子袁斌，袁斌拿到鼻烟壶后喜欢得不得了，在大街上溜达时说：“瞧，老李家把箱子底的东西都给我了。”是袁斌将我引荐给唐师的。

唐师有个徒弟叫丁志涛，被称为“津东大侠”。天津东边两个村子争水，即将演变成武斗，丁志涛去了。动手的人过来，他一发劲打得那人直愣愣站住，几秒钟都抬不了脚，这是形意的劈拳劲，一掌兜下去，能把人“钉”在地上。

他“钉”了十几个人，就制止了这场武斗，也因此成名。丁志涛有三个妹妹，后来我娶了他二妹丁志兰为妻。

宁河附近的潘庄有李存义师弟张子兰^②的传人，叫张鸿庆^③。唐师让我多去拜访这位同门师叔，并对张鸿庆说：“我徒弟去找你，你多鼓励。”张鸿庆脑子非常聪明，令我有受益。

他精于赌术，一次作弊时被人捉住了手，说他手里有牌，他说：“你去拿刀，我手里有牌，就把手剁了。”刀拿来，他一张

手，牌就没了——可想而知他的手有多快，手快脑子就快。

我行二，大哥是李辕（字捷轩），随唐师习武后，宁河人管我叫“二先生”。有一个人叫李允田，练单刀拐子，对我师弟周锡坤说：“二先生有什么本事，见面我就把他敲了。”

周锡坤就跟他动起手来，用横拳把他甩出去了。李允田回去约了东黄庄一个姓侯的人来报复，周锡坤听到消息就避开了。

他俩四处找周锡坤时，有人告诉我说：“周锡坤打李允田是因你而起，他们找不着周锡坤就该找你了。”我当时正和父亲闹矛盾，从家里搬出来，住在母亲家的祠堂里，心情非常恶劣，我说：“我正别扭呢，谁找麻烦，我就揍他。”

那两人最终也没来找我，周锡坤回来后，也没再找他。

宁河附近唐师有个师兄弟叫张景富，绰号“果子张”^④，我们一班唐师的徒弟都喜欢待在他家，他为人随和，也愿意指点我们。一天我带了一个朋友去果子张家，正赶上午饭，就在果子张家吃了饭。

我跟这位朋友说过，按照武林规矩，只要来访的是武林朋友，要管吃管住，临走还要送路费。

没想到这朋友后来自己跑到果子张家吃饭去了，一去多次，还带了别人。果子张有点不高兴了，我就去找那朋友，不要他再去，他说：“你不是说练武术的，来人就管饭吗？”

他是借着听错了去吃饭。当时宁河发大水，闹了饥荒，红枪会^⑤趁机招会众，参加就管饭。唐师的徒弟廉若增亦因饥饿参加了红枪会，他的爷爷和我奶奶是亲姐弟。

唐师、丁志涛都对红枪会反感，说：“不能信那个，一信就

倒霉。”我劝过廉若增：“义和团也说刀枪不入，结果枪也入了，刀也入了，过多少年了，红枪会还玩这套，你怎么能信呢？”他说：“我就是去吃饭。”

红枪会头目杨三是治安军督办齐燮元的表弟，他知道我收藏刀枪，就让我捐给红枪会，我认为他们是骗人去送死，所以把刀枪藏在神龛上面，对他说：“我放在四十里外了。”

杨三说：“快给我取去。”我说：“现在发大水，过不去。”他又冲我吆喝，那时是我心情很不好的一段时期，我一下就发了火，说：“二先生说在四十里外，是给你面子下台，现在告诉你，就在这神龛上头，离你五步远，你敢拿就拿。”——这也是我唯一的一次自称是二先生。

杨三没拿，转身走了。后来别人告诉我，有人问杨三：“杨三爷怎么吃这瘪，一个毛孩子都弄不动？”杨三说：“他六叔李牧之十九岁就当同知（比知府低一级），现在的官比我表哥大。”

红枪会和日本人开了仗，几乎全部阵亡，河里都是死尸，宁河话叫“河漂子”。只有一个叫李锐的十四岁小孩生还，也是为吃饭进的红枪会，算起来还是我本家的弟弟。日本人拿机关枪对着他，他吓得直摆手，那日本兵也摆摆手，意思让他快走，他就从死尸堆里走出来了。

可能还有一个。红枪会的服装是一身黑，一个生还者躲进我住的祠堂，求我救他。当时日本人开着快艇在河道转，见到人就扫机关枪。日本人要上岸搜查，祠堂临街，是躲不过的。

我说：“你待在这儿必死，翻墙吧，一直向北翻，北边河面上没日本人，过了河就安全了。”我教他做水裤：将棉裤脱下来，

吹足气，扎上裤脚就成了气囊，可以浮着过河。也许他活下来了。

因我与父亲闹矛盾，唐师说他有个徒弟叫郭振声，住在海边，让我去散散心，并给我一块药做见面凭证，这块药就是李存义传下的“五行丹”^⑥。我拿着药到了渤海边的大神堂村，然而郭振声不在。

他是此地的请愿警，户籍、治安都是他一个人，当时有一家大户被匪徒绑票，索要两千大洋，郭振声让朋友凑了十八块大洋，留了九块给母亲，一个人去捉匪徒了。

他在黑鱼籽村的旅馆里空手夺枪，捉住了两个劫匪。其中一个竟然是大土匪头子刘黑七^⑦，不远就是他的老巢，郭振声知道凭自己一个人，没法将他押走，就把枪还给了刘黑七，说：“绑票我得带走，你要不仗义，就给我一枪。”

刘黑七连忙说：“那我成什么了？”拉着郭振声讲：“你知道我以前什么人吗？”

原来这刘黑七是天津有名的大饭庄——登瀛楼的少东家，因为打死了客人，才逃到海边做了土匪。他向郭振声保证，只要他活着，大神堂村再不会受土匪骚扰，还要给郭振声三十块大洋，郭振声为不扫他面子，拿了两块。郭振声之举，保了大神堂村以及附近地区十余年太平。

郭振声带着人票回来，全村人庆祝，我就跟着大吃大喝。那时我已经在大神堂村住了十多天，我把药一拿出来，郭振声就认了我这师弟，给了我五块大洋。

从大神堂村回来后，唐师就带我去北京找他的师兄尚云祥。

尚云祥年轻时求李存义指点，练了趟拳，李存义就笑了：

“你练的是挨打的拳呀。”一比试，李存义没用手，一个跨步就把尚云祥跨倒了。尚云祥要拜师，李存义说：“学，很容易，一会儿就学会了，能练下去就难了，你能练下去吗？”尚云祥说：“能。”李存义只传了劈、崩二法。

隔了十一二年，李存义再来北京，一试尚云祥功夫，感到很意外，说：“你练得纯。”对别人说：“我捡了个宝。”从此正式教尚云祥。

唐师与尚师交情深，每年到了季节，唐师都从宁河来京给尚师送螃蟹。尚师属马，家住观音庵，以前是住尼姑的地方，当时已经没尼姑了，住了几家人，尚师家是东厢房三间，院子很小。

尚师早年是做帽子的，晚年生活来源的一部分是徒弟单广钦的资助，单广钦做水果、糕点生意，送钱时常说：“做我这生意的，现钱多。”单广钦比我大三十岁。尚师开始不收我，唐师好话说尽。

我的姥爷叫王燮，是长门长子，在清末任左营游击，官居五品，先守北京东直门后守永定门，八国联军进北京时因抵抗被杀害，他在北京市民中有声誉。唐师把这情况也讲了，尚师说：“噢，王大人的外孙子。”

尚师对我好奇，但他从来不问我家里的事情。清末民国的人，由于社会贫穷，大部分是文盲，尚师只是粗通文化，但他很有修养。

我进入尚门后，师兄们跟我说，在北京一座大庙（忘记名字）的院子里有尚师年轻时踩裂的一片砖，因为庙里没钱换砖，这么多年还在，要带我去看看。尚师说：“去了也就是瞅个稀